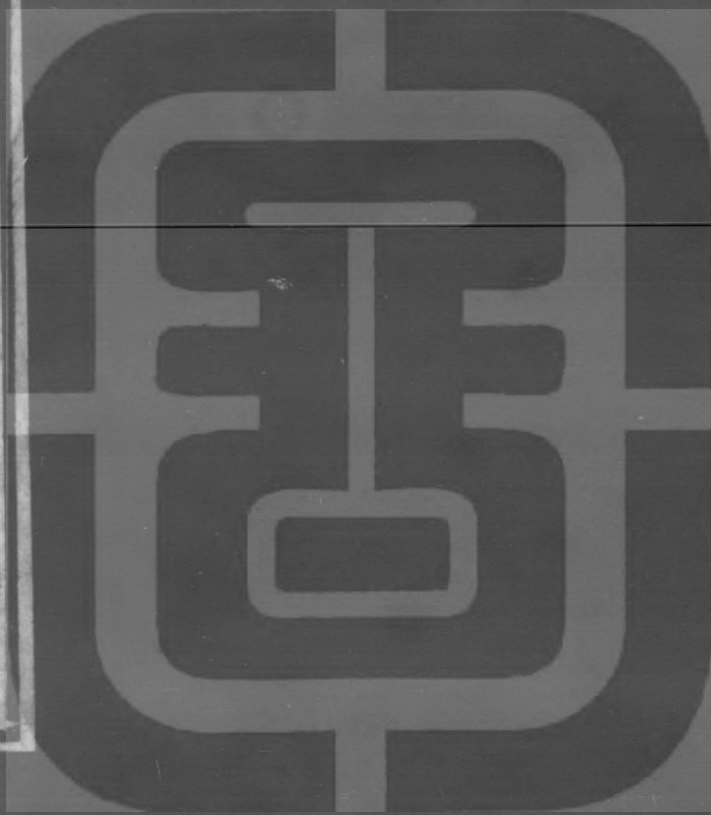


北史



列傳第七十一 文苑

北史八十三

温子昇

荀濟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荀士遜

王褒

庾信

萬曆二十年

北史列傳卷三十一

顏之推弟之儀

虞世基

柳哲

許善心

李文博

明克讓

劉臻

諸葛穎

王貞

虞綽

王胄 兄脊

庾自直

潘徽 常德志 尹式 劉善經 孔德紹 祖君彦 劉斌

文苑序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文之為用其大矣哉逖聽三古彌綸百代若乃墳素所紀靡得而云典謨已降遺風可述至於制禮作樂騰實飛聲善乎言之不文行

之豈能遠也是以曲阜之多才多藝監二代以
正其源闕里之性與天道脩六經以維其末用
能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
代至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
十義乖淹中稷下八儒三墨之異漆園黍谷名
法兵農之別雖雅誥奧義或未盡善考其遺跡
亦賢達之流乎其離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
士道輒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
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

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者往往而有矣漢自孝
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
揚為之傑東京之朝茲道逾扇咀徵含商者成
市而班傅張蔡為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
行勃興無替前列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棟
幹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
穴斯竝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
屢變譬猶六代竝奏易俗之用無爽九源競逐
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斯為盛既而中州

板蕩戎狄交侵僭偽相屬生靈塗炭故文章黜
焉其能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
有時而間出矣若乃魯徵杜廣徐光尹弼之儔
知名於二趙宋該封弈朱彤梁譙之屬見重於
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陣章奏符檄則粲
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
時運然也至於朔方之地最爾夷俗胡義周之
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埒於中原
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
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宏子浩高
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
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在運銳情文學固以
頡頏漢徹跨躡曹丕氣韻高遠豔藻獨構衣冠
仰止咸慕新風律調頗殊曲度遂改辭罕泉源
言多習臆潤古彫今有所未遇是故雅言麗則
之奇綺合繡聯之美眇歷歲年未聞獨得既而
陳郡袁翻河內常景晚拔疇類稍革其風及明

皇御曆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也于時陳郡袁翻弟躍河東裴敬憲弟莊伯莊伯族弟伯茂范陽盧觀弟仲宣頓丘李諧勃海高肅河間邢臧趙國李騫彫琢瓊瑤刻削杞梓竝為龍光俱稱鴻翼樂安孫彥舉濟陰溫子昇竝自孤寒鬱然特起咸能綜採繁縟興屬清華比於建安之徐陳應劉元元之潘張左束各一時也有齊自霸業云啓廣延髦俊開四門以賓之頓八紘以掩之鄴都之

下煙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儒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中山杜輔玄北平陽子烈竝其流也復有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之列及天保中李愔陸印崔瞻陸元規竝在中書參掌綸誥其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獨擅其美河清天統之辰杜臺卿劉逖魏騫亦參詔敕自李愔已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關涉軍國文翰多是魏收

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竝
為中書侍郎典司綸綍後主雖溺於群小然頗
好詠詩幼時嘗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理
不初因畫屏風勅通直郎蕭放及晉陵王孝式
錄古賢烈士及近代輕豔諸詩以充圖畫帝彌
重之後復追齊州錄事參軍蕭愨趙州功曹參
軍顏之推同入撰錄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及
之推意欲更廣其事又因祖珽輔政愛重之推
又託鄧長顓漸說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珽奏

立文林館於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
館焉珽又奏撰御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
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彫中書監
陽休之監撰珽等奏追通直散騎侍郎韋道遜
陸乂太子舍人王劭衛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
史魏澹中散大夫劉仲威袁爽國子博士朱才
奉車都尉陸道閑考功郎中崔子樞左外兵郎
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盧思道司空東閣祭酒
崔德立太傅行參軍崔儵太學博士諸葛漢奉

朝請鄭公超殿中侍御史鄭子信等入館撰書
并勅放慤之推等同入撰例復命散騎常侍封
孝琰前樂陵太守鄭元禮衛尉少卿杜臺卿通
直散騎常侍楊訓前南兖州長史羊蕭通直散
騎侍郎馬元熙并省三公郎中劉珉開府行參
軍李師上温君悠入館亦令撰書後復命特進
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劉逖散騎常侍李孝貞中
書侍郎李德林續入待詔尋又詔諸人各舉所
知又有前濟州長史李翥前廣武太守魏謩前

西兖州司馬蕭溉前幽州長史陸仁惠鄭州司
馬江旰前通直散騎侍郎辛德源陸開明通直
郎封孝騫太尉掾張德冲并省右戶郎元行恭
司徒戶曹參軍古道子前司空功曹參軍劉顛
獲嘉令崔德儒給事中李元楷晉州中從事陽
師孝太尉中兵參軍劉儒行司空祭酒陽辟強
司空士曹參軍盧公順司空中兵參軍周子深
開府行參軍于友伯崔君洽魏師謩並入館待
詔又勅僕射殷孝言亦入焉御覽成後所撰錄

北史列傳卷之三十一
七
人亦有不得待詔付所司處分者凡此諸人亦
有文學膚淺附會親識妄相推薦者十三四焉
雖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其外如廣平宋
孝王信都劉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館諸
賢亦十三四不逮之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
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
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
之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
辭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

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梁荆之風扇於關
右狂簡之徒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夫
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
蓋文之所起情發於中而自漢魏以來迄乎晉
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
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
乎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
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
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歌詠此其

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美盡善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楊鏤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也隋文初統萬機每念斲彫為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暨乎即位一變其體與越公

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竝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隩咸衆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竒俊竝該天網之中俱為大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無遺潤水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者則齊人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

元操鉅鹿魏滄陳人會稽虞世基河東柳誓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竝驅雲路矣魏書序袁躍裴敬憲盧觀封肅邢臧裴伯茂邢昕溫子昇為文苑傳今唯取子昇其餘竝各附其家傳齊書叙祖鴻勳李廣樊遜劉逖荀士遜顏之推為文苑傳今唯取祖李樊荀其餘亦各附其家傳周書不立此傳今取王褒庾信列於此篇顏之推竟從齊入周故列在王庾之下顏之儀既之推之弟故列在之推

之末隋書序劉臻崔儵王頰諸葛綽王貞孫萬壽虞綽王胄庾自直潘徽為文學傳今檢崔儵王頰孫萬壽各從其家傳其餘編之此篇并取虞世基許善心柳誓明克讓冠之於此以備文苑傳云

溫子昇傳

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江左祖恭之宋彭城王義康戶曹避難歸魏家于濟陰寃句因為其郡縣人焉父暉充

州左將軍長史行濟陰郡事子昇初授學於崔靈恩劉蘭精勤以夜繼晝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為廣陽王深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深謝之景曰頃見溫生深恠問之景曰溫生是大才士深由是稍知之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人為高第於是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搴

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彈文皆委焉以憂去任服闋還為朝請後李神雋行荊州事引兼錄事參軍被徵赴省神雋表留不遣吏部郎中李獎退表不許曰昔伯瑜之不應留王朗所以發歎宜速遣赴無踵彥雲前失於是還負及廣陽王深以東北道行臺召為郎中黃門郎徐紇受四方表啓谷之敏速於深獨沈思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高車破走珍寶盈滿子昇取絹四十疋

深軍敗子昇為葛榮所得榮下都督和洛興與
子昇舊識以數十騎潛送子昇得達冀州還京
李楷執其手曰卿今得免足使夷甫慙德自是
無復官情閉門讀書厲精不已及孝莊即位以
子昇為南主客郎中脩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
黨王天穆時錄尚書事將加捶撻子昇遂逃遁
天穆甚怒奏人代之莊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
人豈容為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及天穆將討
邢杲召子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吾

欲收其才用豈懷前忿也今復不來便須南走
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加伏波將軍
為行臺郎中天穆深知賞之元顥入洛天穆召
子昇問曰即欲向京師為隨我北度對曰主上
以武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
往討之必有征無戰王若尅復京師奉迎大駕
桓文之舉也捨此北度竊為大王惜之天穆善
之而不能遣子昇還洛顥以為中書舍人莊
帝還宮為顯任使者多被廢黜而子昇復為舍

人天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前計除正負郎
仍舍人及帝殺介朱榮也子昇預謀當時赦詔
子昇詞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書問是何文字
子昇顏色不變曰勅榮不視之介朱兆入洛子
昇懼禍逃匿永熙中為侍讀兼舍人鎮南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後領
本州大中正梁使張臯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
梁武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
數窮百六陽夏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

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
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
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楊遵彥作文
德論以為當時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
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齊文襄引
子昇為大將軍諮議子昇前為中書郎嘗詣梁
客館受國書自以不脩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
逋峭難為文襄館客元僅曰諸人當賀推子昇
合陳辭子昇久忸怩乃推陸操焉及尤僅劉思

逸荀濟等作亂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神武碑文既成乃餓諸晉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屍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游道收葬之又為集其文分為三十五卷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豫其間所以終致禍敗又撰永安記三卷無子弟子盛州主簿有文才年二十餘卒

荀濟傳

荀濟字子通其先潁川人世居江左濟初與梁

武帝布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謂人曰會楯上摩墨作檄文或稱其才於梁武梁武曰此人好亂者也濟又上書譏佛法言營費太甚梁武將誅之遂奔魏館于崔陵家及是見執楊愔謂曰遲暮何為然濟曰叱氣耳何關遲暮乃下辯曰自傷年幾摧頽而功名不立舍兒女之情起風雲之事故挾天子誅權臣齊文襄惜其才將不殺親謂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將軍高澄何為反於是燔殺之鄴下士大夫多

傳濟音韻

祖鴻勳傳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父慎仕魏歷鴈門咸陽二郡太守政有能名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贈中書監幽州刺史謚惠侯鴻勳弱冠與同郡盧文符並為州主簿僕射臨淮王彧表薦其文學除奉朝請人曰臨淮舉卿竟不相謝恐非其宜鴻勳曰為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識之或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後咸陽王徽奏鴻

勳為司徒法曹參軍事及赴洛徽謂曰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職非為謝恩轉廷尉正去官歸鄉里齊神武嘗徵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翫其文位至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時議高之齊天保初卒官

李廣傳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其先自遼東徙焉廣博涉群書有才思少與趙郡李寒齊名為邢魏之

亞而訥於言敏於行中尉崔暹精選御史皆是
世胄廣獨以才學兼侍御史脩國史南臺文奏
多其辭也齊文宣初嗣霸業命掌書記天保初
欲以為中書郎遇其病篤而止廣嘗欲早朝假
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見一人
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
君去因而恍忽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廣
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率無私為士流所愛時
共贍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嘗薦畢義雲於

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七卷託魏收為之
序

樊遜傳

樊遜字孝謙河東北猗氏人也祖琰父衡竝無
官宦而衡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柏方數十
畝朝夕號慕遜少好學其兄仲以造氈為業亦
常優饒之遜自責曰為人弟獨受安逸可不愧
於心乎欲同勲事業母馮氏謂曰汝欲謹小行
邪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恒書壁作見賢思齊

四字以自勸遜貌醜陋有才氣屬本州淪陷寓
居鄴中為臨漳小吏縣令裴鑒莅官清苦致白
雀等瑞遜上清德頌十首鑒大加賞重擢為主
簿仍薦之於右僕射崔暹與遼東李廣勃海封
孝琰等為暹賓客人有譏其靜默不能趨時者
遜常服東方朔之言陸沉世俗避世金馬遂借
陸沈公子為主人擬客難制客誨以自廣後崔
暹大會客大司馬襄成王旭時亦在坐欲命府
僚暹指遜曰此人學富才高兼之佳行可為王

參軍也旭日之曰豈能就耶遜曰家無瘡第不
敢當此武定七年齊文襄崩暹為文宣徙於邊
賓客咸散遜遂徙居陳留梁州刺史劉殺鬼以
遜兼錄事參軍事遜仍舉秀才尚書案舊令下
州三載一舉秀才為三年已貢開封人鄭祖獻
計至此年未合兼別駕王聰抗辭爭議右丞陽
斐不能却尚書令高隆之曰雖遜才學優異待
明年非遠遜竟還本州天保元年本州復召舉
秀才三年春會朝堂對策策罷中書郎張子融

奏入至四年五月遜與定州秀才李子宣等以對策三年不調被付外上書請從罷詔不報梁州重舉遜為秀才五年正月制詔問焉尚書擢弟以遜為當時第一十二月清河王岳為大行臺率衆南討以遜從軍明年文宣納梁貞陽侯蕭明為梁主岳假遜大行臺郎中使于江南與蕭脩侯瑱和解遜往還五日得脩等報書岳因與脩盟於江上大軍還鄴遜仍被都官尚書崔昂舉薦詔付尚書考為清平勤幹送吏部七年

詔令校定羣書供皇太子遜與兖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馬敬德許散愁韓同寶洛州秀才傅懷德懷州秀才古道子廣平郡孝廉李漢子勃海郡孝廉鮑長暄陽平郡孝廉景孫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開府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人同被尚書召共刊定時祕府書籍紕繆者多遜乃議曰案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

青今所讎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即欲刊定必藉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竝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祕書監尉瑾移尚書都坐凡所得別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殆無遺闕于時魏收作庫狄干碑序令孝謙為之銘陸印不知以為收合作也陸操伏渾卒揚愔使孝謙代已作書以告晉陽朝士令魏潤

色之收不能改一字八年減東西二省官更定選員不過三百參者二三千人揚愔言於衆曰後生清俊莫過盧思道文章成就莫過樊孝謙凡案斷割莫過崔成之遂以思道長兼員外郎三人竝員外將軍孝謙辭曰門族寒陋訪第必不成乞補員外司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清河初為主書參典詔策天統元年加員外郎居七八日行遇轎車頓眉下淚指方相曰何日更相煩君一到數日而卒宦方相送葬

仍前所逢者孝謙死後定州秀才荀士遜繼為主書才名相亞茹瞻字孝博東安人南州舉秀才清朗剛直楊愔將用之曰今日之選不可無茹生卒於侍御史

荀士遜傳

荀士遜廣平人也好學有思理為文清典見賞知音武定末舉司州秀才迄齊天保十年不調皇建中馬敬德薦為主書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重嘗有事須奏遇武成在後庭因

左右傳通傳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帝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歡笑累遷中書侍郎號為稱職與李若等撰典言行於世齊亡年卒

王褒傳

王褒字子深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儉祖騫父規竝南史有傳褒識量淹通志懷沈靜美威儀善談笑博覽史傳七歲能屬文外祖梁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

除祕書郎太子舍人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襄之
姑夫也特善草隸襄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
模範而名亞子雲竝見重於時武帝嘉其才藝
遂以弟鄱陽王恢女妻之襲爵南昌縣侯歷位
祕書丞宣城王文學安城內史及侯景陷建鄴
襄輯寧所部見稱於時轉南平內史梁元帝嗣
位襄有舊召拜吏部尚書右僕射仍遷左丞兼
參掌襄旣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共推挹故位
望隆重寵遇日甚而愈自謙損不以位地矜物

時論稱之初元帝平侯景及禽武陵王紀後
建鄴凋殘時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政府臣
僚皆楚人也竝願即都鄢郢嘗召群臣議之鎮
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慄太府卿黃羅漢
御史中丞劉穀等曰建鄴王氣已盡又荆南地
又有天子氣遷徙非宜元帝深以為然襄性謹
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後因清閑密
諫言辭甚切元帝意好荆楚已從僧祐等策竟
不用及魏征江陵元帝授襄都督城西諸軍事

柵破從元帝入金城俄而元帝出降褒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謹甚禮之褒曾作燕歌妙盡塞北寒苦之言元帝及諸文士竝和之而競為悽切之辭至此方驗焉褒與王克劉毅宗懔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周文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褒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竝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為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褒及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

席資餼甚厚褒等亦竝荷恩矧忘羈旅焉周孝閔帝踐阼封石泉縣子明帝即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褒賦詩談論恒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武帝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政體既累世在江東為宰輔帝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冊皆令褒具草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遷少司空仍掌綸誥乘輿行幸褒常侍從初

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讓兄弘正自
陳來聘帝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
書焉尋出為宜州刺史卒於位子彞彞亦傳
彞亦傳庾信傳彞亦傳彞亦傳彞亦傳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易父肩吾竝南史
有傳信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群書尤善春
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頽然有過
人者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
摛為右衛率摛子陵及信竝為抄撰學士父子

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文竝綺豔故
世號為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
文都下莫不傳誦累遷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
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還為東宮學士領
建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
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
陷後信奔於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
即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侍郎聘
于西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陵平累遷儀

同三司周孝閔帝踐阼封臨清縣子除司水下
大夫出為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
史信為政簡靜吏人安之時陳氏與周通好南
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
信等十數人武帝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
竝惜而不遣尋徵為司宗中大夫明帝武帝竝
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款
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誌多相託焉唯王褒

頗與信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
常作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大象
初以疾去職隋開皇元年卒有文集二十卷文
帝悼之贈本官加荆雍二州刺史子立嗣

顏之推傳弟之儀傳附

顏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也祖見遠父協竝以
義烈稱世善周官左氏學俱南史有傳之推年
十二遇梁湘東王自講老莊之推使預門徒虛
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書史無不該洽辭

情典麗甚為西府所稱湘東王以為其國右常
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脩邊幅
時論以此少之湘東遣世子方諸鎮郢州以之
推為中撫軍府外兵參軍掌管記遇侯景陷郢
州頻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以免景平還
江陵時湘東即位以之推為散騎侍郎奏舍人
事後為周軍所破大將軍李穆重之送往弘農
令掌其兄陽平公遠書翰遇河水暴長具船將
妻子奔齊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文宣見

悅之即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
顧眄後從至天泉池以為中書舍人令中書郎
段孝信將勅示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
狀言文宣乃曰且停由是遂寢後待詔文林館
除司徒錄事參軍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
工尺牘應對閑明大為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
判署文書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帝
時有取索恒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
皆受進旨所進文書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

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
號為稱職帝甚加恩接為勲要者所嫉常欲害
之崔季舒等將諫也之推取急還宅故不連署
及召集諫人之推亦被喚入勘無名得免尋除
黃門侍郎及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窘急計
無所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顛進奔陳策仍
勸募吳士千餘人以為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陳
國帝納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不願
入陳乃云吳士難信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

且守三齊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度雖不從之
推策然猶以為平原太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
大象末為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為文學
深見禮重尋以疾終有文集三十卷撰家訓二
十篇並行於世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次
曰敏楚蓋不忘本也之推集思魯自為序
弟之儀字升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
羣書好為詞賦嘗獻梁元帝荊州頌辭致雅贍
帝手勅曰枚乘二葉俱得游梁應貞兩世並稱

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江陵平之儀隨例遷
長安周明帝以為麟趾學士稍遷司書上士武
帝初建東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為侍讀太子後
征吐谷渾在軍有過行鄭譯等竝以不能匡弼
坐譴唯之儀以累諫獲賞即拜小宮尹封平陽
縣男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
進爵為公帝後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顏
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為帝所忌然以恩
舊每優容之及帝殺王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

致之於法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宣帝崩劉
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帝為丞相輔少主之
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昉等章詔署訖逼之儀
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
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內趙王最長以
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盡忠報國
柰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
誣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
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

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文帝大怒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人望乃止出為西疆郡守及踐極詔徵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在州清靜夷夏悅之明年代還遂優游不仕十年正月之儀例入朝文帝望而識之命引至御坐謂之曰見危受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難何以加卿乃賜錢十萬米一百石十一年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虞世基傳

虞世基字懋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南史有傳世基幼恬靜喜愠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竒之顧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陳累遷尚書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校獵令世基為講武賦於坐奏之陳主嘉之賜馬一匹及陳滅入隋為通直郎直內史省貧無產業每傭書養親怏怏不平嘗為五言詩以

見情文理悽切世以為工作者無不吟詠未幾
拜內史舍人煬帝即位顧遇彌隆祕書監河東
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
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俄遷
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有詔起令視
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
詔令進肉世基食輒悲哽不能下筋帝使謂曰
方相委任宜為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帝重
其才親禮逾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

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
等參掌朝政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
帝方疑重事不廷決入閣之後始召世基口授
節度世基至省方為敕書日旦百紙無所遺繆
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從幸鴈門為
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為賞格親自撫
循乃下詔俱遼東事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解
勲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衆朝野
離心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

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荅云卿是書
生定猶惟怯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
正又以高頴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已雖居
近侍唯諂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
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
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
僕卿楊義臣捕盜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
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列降賊何多
也世基曰鼠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尅之擁兵

不少久在閩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
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
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數萬圍逼京
都賊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
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獻欵嗚咽帝為改容世
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
言善達何緣得至帝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
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羣盜
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奏世基氣貌

沈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為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感之恣意奢靡雕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携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為其聚斂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贍由是為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宇文化及之弑逆也世基乃見害長子肅好學才藝時人稱有家風弱冠早沒肅弟熙大業末為符璽郎次子柔晦竝宣義郎化及

將亂之夕宗人虞伋知而告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刑人先世基殺之

柳誓傳

柳誓字顧言河東人也世仕江南居襄陽祖恢南史有傳誓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為著作佐郎後蕭察據荊州以為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拜開府為內

史侍郎以無吏幹轉晉王諮議參軍王好文雅
招引才學之士諸葛穎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
餘人以充學士而誓為之寇王以師友處之每
有文付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還作歸
藩賦命誓為序詞甚典麗初王屬文敦庾信體
及見誓後文體遂變仁壽初引為東宮學士加
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親重每召入卧
內與之宴謔誓尤俊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
答如響性嗜酒言雜諠諧由是彌為太子所親

狎以其好內典令撰法華玄宗為二十卷上之
太子大悅賞賜優洽儕輩莫比煬帝嗣位拜祕
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後便命入問言宴諷
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輒遣
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比友朋常猶恨不能夜
召乃命匠刻木為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
像誓帝每月下對飲酒輒令宮人置於座與相
酬酢而為歡笑從幸楊州卒帝傷惜者久之贈
大將軍謚曰康誓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

十卷行於世

許善心傳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父享竝南史有傳善心九歲而孤為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記多聞默識為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十五解屬文為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此神童也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補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隋遇

文帝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繫賓館及陳亡上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於西階下藉草東向經三日敕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服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草馬二十匹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

闈上召百官賜宴告以此瑞善心於坐請紙筆
製神雀頌奏之上甚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
之今且召公等入適述此事善心於坐始知即
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言今見其
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祕書丞時祕藏圖
籍尚多淆亂善心效阮孝緒七錄更制七林各
摠叙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
分類例焉又奏追李玄博陸從典等學者十許
人正定經史錯謬仁壽元年攝黃門侍郎二年

加攝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祕書丞黃
門竝如故四年留守京師帝崩于仁壽宮煬帝
祕不發喪先易留宮人出除巖州刺史逢漢王
諒反不之任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儒者
徐文遠為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
之輩竝加品秩授為學官其年副納言楊達為
冀州道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衛大將軍
宇文述每日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
日而罷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

述初付法官推千餘人皆稱被役經二十餘日
法官候伺上旨乃言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
通計縱令有實亦無罪諸兵士聞之更云初不
被役上欲釋之付議虛實百寮咸議為虛善心
以為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闕於
宿衛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下番散還
本府分道追至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翻覆
姦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楊汪等二十餘人同
善心議其餘皆議免罪煬帝可免者之奏後數

月述譖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共周羅暎虞世
基袁充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為祭文謂為陛
下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自援古例
事得釋而甚惡之又太史奏帝即位年與堯時
符合善心議以國哀甫爾不宜稱賀述諷御史
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四年撰方物志奏
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以東討善心上
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復徵守給事郎帝嘗言及
文帝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敕善心與崔祖

濬撰靈異記十卷初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
歿善心述成父志脩續家書其序傳末述制作
之意曰謹按太素將萌洪荒初判乾儀資始辰
象所以王時坤載厚生品物於焉播氣參三才
而育德肖二統而降靈有黎人焉為之君長有
貴賤矣為其宗極保上天之睠命膺下土之樂
推莫不執大方振長策感召風雲驅馳英俊干
戈揖讓取之也殊功鼎玉龜符成之也一致革
命初制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

著炎農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黃軒以來晦其
文而顯其質登丘納麓具訓誥及典謨貫昂入
房傳夏正與殷祀洎辨方正位論時計功南北
左右兼四名之別禱祀乘車擅一家之稱國惡
雖諱君舉必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
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遞襲五勝相公俱稱百谷
之王竝以四海自任重光累德何世無哉逮有
梁之興君臨天下江左建國莫斯為盛受命在
於一君繼統傳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載餘祚五

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歷極百王之
弊救萬姓之危反澆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道
朝夕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
慈於不殺濟大忍於無刑蕩蕩巍巍可為稱首
屬陰戎入穎羯胡侵洛沸騰埃黷三季之所未
聞掃地滔天一元之所巨厄廊廟有序翦成狐
兔之場珪帛有儀碎夫犬羊之手福善積而身
禍仁義存而國亡豈天道歟豈人事歟嘗別論
之在於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凡

撰齊書為五十卷梁書記傳隨事勒成及闕而
未就者目錄注為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
盡冢壁皆殘不準無所盜惟囊同毀陳農何以
求秦儒既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請口授之
文亦絕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為史
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更加脩撰且
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祕閣訖善心早
嬰荼蓼弗克荷薪太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之
初蒙授史任方願緡素採訪門庭記錄俯勵弱

才仰成先志而單宗少強近虛室類原顏退屏
無所交游栖遲不求進益假班嗣之書徒聞其
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庸瑣涼能孤陋
末學參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書延時未即成
續禎明二年以臺郎入聘屬本邑淪覆他鄉播
遷行人失時將命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別館
而懸壺家史舊書在後蕩盡今止有六卷獲存
又竝缺落失次自入京邑以求隨見補葺略成
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錄一卷

為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
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
傳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人傳一卷
數術傳一卷藩臣傳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傳
一卷列女傳一卷權幸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
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叙傳論述一卷合一帙
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皆
善心補闕別為叙論一篇託于叙傳之末十年
又從至懷遠鎮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圍鴈門攝

左親侍武賁郎將領江南兵宿衛殿省駕幸江
都追叙前勲授通議大夫詔還本品行給事郎
十四年化及弒逆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
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
攝政合朝文武莫不成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
何預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
返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
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議以狀白化及遣人
就宅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

化及目送之曰此大負氣命捉來罵云我好欲
放你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牽曳逐害之及越王
稱制贈左光祿大夫封高陽縣公謚曰文節善
心母范氏梁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也少寡養
孤博學有高節隋文帝知之敕尚食每獻時新
常遣分賜嘗詔范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
君及善心遇禍范氏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
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後十餘日亦
終

李文博傳

李文博博陵人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所留心每讀書至安危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翫開皇中為羽騎尉特為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政教善事即抄撰記錄如選用踈謬即委之臧不道衡每得其語莫不忻然從之後直祕書內省典校羣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乏絕而清操逾厲不妄通賓客恒

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費文博商略古今政教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郎出為縣丞遂得下考數歲不調道衡為司隸大夫遇之東都尚書省甚嗟愍之奏為從事因謂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用之以為歡笑其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詣房玄齡相送出衢路玄齡謂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既得為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為多少文博遂

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政源混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率直疾惡不知忌諱皆如此類時朝政浸壞人多贓賄唯文博不改其操論者以此貴之遭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博在內省校書虞世基子亦在其內盛飾容服而未有所知文博因從容問之年紀荅云十八文博乃謂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欲何為者又秦孝王妃生男文帝大喜頒賜羣官各有

差文博家道屢空人謂其悅賞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羣官何事乃妄受賞也其循名責實錄過計功必使賞罰不濫功過無隱皆爾文博本為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論尤所該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政道集十卷大行於世開皇中又有魏郡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為儒林郎通侖不持威儀好為俳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處觀者如市場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

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為牛羊下來邪文帝聞其名召與語悅之令於祕書脩國史每將擢用輒曰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著旌異記十五卷行於世

明克讓傳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菑人也世仕江左祖僧紹父山賓竝南史有傳克讓少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論語尤所研精龜策曆

象咸得其要年十四釋褐湘東王法曹參軍時舍人朱异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焉堂邊有脩竹异令克讓詠之克讓覽筆輒成卒章曰非君多愛賞誰貴此貞心异甚竒之仕梁位中書侍郎梁滅歸長安引為麟趾殿學士周武帝即位為露門學士令與太史官屬正定新曆累遷司調大夫賜爵歷城縣伯隋文帝受禪位率更令進爵為侯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時東宮盛徵天下才學士

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弘等脩禮議樂當朝典故多所裁正以疾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卒上甚惜之二宮贈賻甚厚所著孝經義疏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名僧記一卷集二十卷子餘慶位司門郎越王侗稱制為國子祭酒克讓叔少遐博涉羣書有詞藻仕梁位都官尚書入齊甚為名流王元景陽休之等所禮皇建中拜中庶子卒贈中書令楊州司馬

劉臻傳

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也父顯南史有傳臻年十八舉秀才為邵陵王東閣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平歸魏為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辟為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為露門學士授大都督封饒陽縣子歷藍田令畿伯下大夫隋文帝受禪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高頴之伐陳也以臻隨軍主文翰進爵為伯皇太子勇引為學士甚親狎之臻無吏幹又性惚

悅耽經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為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因荅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邪其子荅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眄久之乃悟叱從者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啗蜺以音同父諱呼為扁螺其踈放多此類也精於兩

漢書時人稱為漢聖開皇十八年卒有集十卷行於世

諸葛頴傳

諸葛頴字漢丹楊建康人也祖銓梁零陵太守父規義陽太守頴年十八能屬文起家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侯景之亂奔齊歷學士太子舍人周氏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習易圖緯蒼雅莊老頗得其要清辯有俊才晉王廣素聞其名引為參軍事轉記室及王為太子除

藥藏郎煬帝即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倖出入卧
 内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頽
 因間隙多所譖毀是以時人謂之冶葛後錄恩
 舊授朝散大夫帝嘗賜頽詩其卒章曰參翰長
 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
 錄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待遇如此從征吐谷
 渾加正議大夫從駕北巡卒於道頽性褊急與
 柳哲每相忿鬪帝屢責怒之而猶不止於後帝
 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鑾駕北巡記三卷幸江

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錄二卷
 竝行於世有子嘉會

王貞傳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
 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史百家無不畢覽
 善屬文不事產業每以諷讀為娛開皇初汴州
 刺史樊叔略引為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
 好也謝病于家煬帝即位齊王陳鎮江都聞其
 名以書召之及至以客禮待之索其文集貞上

三十三卷為啓陳謝齊王覽集甚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良馬二匹未幾以疾甚還鄉終於家

虞綽傳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綽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傅綽有盛名於世見綽詞賦歎美之仕陳為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及陳亡晉王廣引為學士大業初轉為祕書學士奉

詔與祕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初為校書郎以藩邸左右授宣惠尉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直禁中以文翰待詔恩眄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頻見大鳥異之詔綽為銘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以度遼功授建節尉綽恃才任氣無所降下著作郎諸葛穎以學業倖於帝綽每輕侮之由是有隙帝嘗問綽於穎穎曰

虞綽麤疎人也帝領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其貴踞虛已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之遊其族人虞世南誠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其妓妾竝入宮帝因問之曰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理其事綽曰羈旅薄游與玄感文酒談款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徙綽于邊

綽至長安而亡吏逮之急於是潛度江變姓名自稱吳卓游東陽抵信安令天水辛大德舍歲餘綽與人爭田相訟因有識綽者而告之竟為吏所執坐斬江都所有詞賦竝行於世大德為令誅翦群盜甚得人和與綽俱為使者所執其妻泣曰每諫君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德笑曰我本圖脫長者乃為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有詔死罪得以擊賊自効信安吏人詣使者叩頭曰辛君人命所懸不然亦無

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獲

全

王胄傳 兄春傳附

王胄字承基琅邪臨沂人也祖筠父祥竝南史有傳胄少有逸才仕陳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廣引為博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為著作佐郎以文詞為煬帝所重帝嘗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四日為五言詩詔群官詩成者奏之帝覽胄

詩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惟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為準的徙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胄性踈率不倫自恃才伐鬱鬱於官每負氣陵傲忽畧時人為諸葛穎所嫉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數游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徙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左為吏所捕坐誅

所著詞賦多行於世
兄脊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
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胄俱為學士煬帝
即位授祕書郎卒於官

庾自直傳

庾自直潁川人父持南史有傳少好學沈靜寡
欲仕陳歷豫章王府外兵參軍記室陳亡入關
不得調晉王廣聞之引為學士大業初授著作
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忘

交游特為帝所愛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
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
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後以本官知起居舍
人事化及作逆與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
病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潘徽傳

常得志

尹式

劉善經

劉斌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
受毛詩於施公受書於張冲講莊老於張譏竝
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中書令江摠

引致文儒之士微一詣揔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選為客館令隋遣魏澹聘于陳陳人使微接對之澹將反命為啓於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餞送微以餞送為重敬奉為輕却其啓而不奏澹曰曲禮云主敬客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宗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為輕竟何所據微難之曰向所

論敬字本不全以為輕但施用處殊義成通別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翼缺夫妻亦云相敬於子則有敬名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說此可復竝謂極高極尊乎至若敬謝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見雷同敬聽敬酬何關貴隔當知敬之為義雖是不輕但敬之於語則有時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舉一隅未為深據澹不能對遂從而改焉及陳滅為

州博士秦王俊聞其名召為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塗令徽於馬上為賦一行賦成其名曰述恩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為萬字文又遣撰梁字書名為韻纂徽為之序俊薨晉王廣復引為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復令徽為序煬帝嗣位徽與著作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授京兆郡博士楊玄感兄弟重之數相往來及玄感敗凡所交關多罹其患徽以玄感故人為

帝所不悅有司希旨出徽為西海郡威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隴頭發病而卒隋時有常得志尹式劉善經祖君彥孔德紹劉斌並有才名事多遺逸

常得志京兆人隋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弟為五言詩辭理悲壯甚為時人所重復為兄弟論義理可稱

尹式河間人仁壽中官至漢王記室漢王阻兵式自殺其族人正卿彥卿亦俱有雋才名顯於

劉善經河間人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
祖君彥見其父珽傳王... 王... 王... 王...

孔德紹會稽人有清才官至京城縣丞寶建德署為中書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

劉斌南陽人祖之遴南史有傳斌頗有詞藻官至信都司功書佐寶建德署為中書舍人建德

敗復為劉黑闥中書侍郎與黑闥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論曰古人之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王褒庾信顏之推虞世基柳哲許善心明克讓劉

臻王貞虞綽王胄等竝極南土譽望又加之以才名其為貴顯固其宜也自餘或位下人微居

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虵可握天網俱頓竝編緼素咸貫辭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殺千載之

外貴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士子可

不務乎

不務乎 一五北北也故據云謂好凡百士平何

不務乎 一五北北也故據云謂好凡百士平何

不務乎 一五北北也故據云謂好凡百士平何

不務乎 一五北北也故據云謂好凡百士平何

不務乎 一五北北也故據云謂好凡百士平何

不務乎 一五北北也故據云謂好凡百士平何

不務乎 一五北北也故據云謂好凡百士平何

不務乎 一五北北也故據云謂好凡百士平何

列傳第七十二

董洛生

四

長孫履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

吳悉達

王續生

李顯達

倉跋

張昇

王崇

郭文恭

荆可

秦族

皇甫遐

張元

王頌 弟頌

楊慶

田翼

紐因

劉仕儁

霍普林

華秋

徐孝肅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

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歟呂覽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為德至矣其為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永保其宗社長守其祿位疋夫疋婦行之於閭閻則播徽烈於當年揚休名於千載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敷其風孔墨荀

孟稟聖賢之資弘正道以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已矣然而淳源既往澆風愈扇禮義不樹廉讓莫脩若乃縮銀黃列鍾鼎立於朝廷之間非一族也積龜貝實倉廩居於閭巷之內非一家也其於愛敬之道則有未能備焉哀思之節罕有得其中焉斯乃詩人所以思素冠孔門有以責衣錦也且生盡色養之方終極哀思之地厥迹多緒其心一焉若乃誠達泉魚感通鳥獸事匪常倫斯蓋希矣至如溫牀扇席灌樹負土

苟或加人咸為疾俗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興歎
哲后賢宰所宜屬心如令明教化以救其弊優
爵賞以勸其心存懇誠以誘其進積歲月以求
其終則今之所謂少者可以為多矣古之所謂
難者可以為易矣長孫慮等闕稽古之學無俊
偉之才或任其自然情無矯飾或篤於天性勤
其四體竝竭股肱之力咸盡愛敬之心自足膝
下之歡忘懷軒冕之貴不言而化人神通感雖
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跡千馮死

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孝之大也不其
然乎案魏書列趙琰長孫慮乞伏保孫益德董
洛生楊引闡元明吳悉達王續生李顯達倉跋
張昇王崇郭文恭為孝感傳周書列李棠柳檜
杜叔毗荆可秦族皇甫遐張元為孝義傳隋書
列陸彥師田德懋薛濟王頌田翼楊慶郭世俊
紐因劉仕雋郎方貴翟普林李德饒華秋徐孝
肅為孝義傳今趙琰李棠柳檜杜叔毗陸彥師
李德饒入別傳及其家傳其餘竝從此編緝以

備孝行傳云

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真呵叱之誤以杖擊便即致死真為縣囚執處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竝沖幼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向始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為孝子於弟為仁兄尋情究狀特可矜感孝

文帝詔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乞伏保高車部人也父居獻文時為散騎常侍領牧曹尚書賜爵寧國侯以忠謹慎密常在左右出內詔命賜宮人河南宗氏亡後賜以宮人申氏宋太子左率申坦兄女也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性嚴肅捶罵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襲父侯爵例降為伯稍遷左中郎將每請祿賜在外公私尺丈所用無不白知出為無善鎮將申年踰八十伏保手製馬輦親自扶接

申欣然隨之申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復為長兼南中郎將卒

孫益德樂安人也其母為人所害益德童幼為母復仇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孝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代人也居父喪過禮詔遣秘書中散溫紹伯奉璽書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獎勿令有滅性之譏

楊引鄉郡襄人也三歲喪父為叔所養母年九

十二終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羸服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為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孝詔別敕集書標揚引至行又可假以散負之名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興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喪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恩列狀上聞詔

下州郡表為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年母
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悲動傍隣昆弟雍和
尊卑諧穆安貧樂道白首同歸又猗氏縣人令
狐仕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
著鄉邑而力田積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
風等七百五十人列稱樂戶皇甫奴兄弟雖沉
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
又東郡小黃縣人董吐渾兄養事親至孝二世
同居閨門有禮景明初畿內大使王凝奏請標
異詔從之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兄弟三人年竝幼小父
母為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仇避
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
勞雖於儉年糊餽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每
守宰殯喪私辦車牛送終葬所隣人孤貧窘困
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恤鄉閭五百餘人詣
州稱頌焉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悉
達父勃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

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
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已下三世九
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
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時有齊州人崔承
宗其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
魏遂為隔絕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
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叔聞之曰吾於斯人見
廉范之情矣於是弔贈畢禮如舊相識

王續生滎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

起及終禮制鬢髮盡落有司奏聞宣武詔標旌
門閭甄其徭役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也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
鬢髮墮落形體枯悴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絕聲
殆於滅性州牧高陽王雍以狀奏靈太后詔表
其門閭

倉跋滎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
血數升居憂毀瘠見稱州里有司奏聞孝武帝
詔標門閭

張昇滎陽京縣人也喪父飲水絕鹽哀毀過度形骸枯悴骨立而已髮落殆盡聲聞鄉里盜賊不侵其閭州表以聞標其門閭不人口五日也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兄弟並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鬢髮墮落未及葬權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鴿羣至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於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經處禽獸暴死草木

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巢崇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標其門閭人口三日也

郭文恭太原平遙人也仕為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

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荆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
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母喪
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踊絕而後蘇者數四
葬母之後遂廬於墓側晝夜悲哭負土成墳蓬
髮不櫛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舊墓塋域極大
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
雜處哀感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可鄉人以可
孝行足以勸勵風俗乃上言焉周文令州縣表

異之及服終之後猶若居喪大家宰晉公護聞
可孝行特引見焉與可言論時有會於護意而
護亦至孝其母閻氏沒於敵境不測存亡每見
可自傷久垂膝下而重可至性可卒後護猶思
其純孝收可妻子於京城恒給其衣食
秦族上郡洛川人也祖白父萑竝有至性聞於
閭里魏太和中板白潁州刺史大統中板萑郿
城郡守族性至孝事親竭力及父喪哀毀過禮
每一慟哭酸感行路旣以母在恒抑制哀情以

慰其母意四時珍羞未嘗匱乏與弟榮先復相
友愛閨門之中怡怡如也尋而其母又沒哭泣
無時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入
房室二十許年鄉里咸歎異之其邑人王元達
等七十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榮先亦至
孝遭父喪哀慕不已遂以毀卒邑里化其孝行
周文嘉之乃下詔褒美其行贈滄州刺史以旌
厥異

皇甫遐字永賢河東汾陰人也累世寒微而鄉
里稱其和睦遐性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後
遭母喪乃廬於苫上側負土為墳復於墓南作一
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曉夕勤力未嘗
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迴五十餘步禪窟
重臺兩市揔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
遐食粥枕函櫛風沐雨形容枯悴家人不識當
其營墓之初乃有鷓鴣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
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
以米麵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

縣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假平陽郡守
父延雋仕州郡累為功曹主簿竝以純至為鄉
里所推元性謙謹有孝行微涉經史然精釋典
年六歲其祖以其夏中熱欲將元就井浴元固
不肯從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為不
肯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為覆其褻元不能褻露
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南隣有二杏樹
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
者送還其主村陌有狗子為人所棄者元即收
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為將欲更棄之元
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
然之理今為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
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
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及
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
經禮拜以祈佛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
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

每言天人師乎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
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
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鏡療其祖目於夢中
喜躍遂即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其
後祖卧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
旦夕扶持及祖沒號踴絕而後蘇隨其父水漿
不入口三日鄉里咸歎異之縣博士楊軌等二
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陳書卷之六
王頌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父僧辯南史有傳頌

少儻有文武幹局僧辯平侯景留頌荊州遇
梁元帝為周師所陷頌因入關聞其父為陳武
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不絕聲毀瘠骨
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卧周明帝嘉之
召授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
隋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虵丘縣公獻取
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見言畢獻欬上為之改
容及大舉伐陳頌自請行率兵數百人從韓擒
虎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鬪悲感嗚咽

夜中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為
孝感及陳滅頌密召父在時士卒得千餘人對
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曰郎君讎恥已雪而悲
哀不止者將不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
發其丘隴斲槨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頌頓頓陳
謝額盡流血答曰其為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
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諸人請具鉞錘
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皆不落其本
皆出自骨中頌遂焚骨取灰投水飲之既而自

縛歸罪晉王表其狀文帝曰朕以義平陳王頌
所為亦孝義之道何忍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錄
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頌固辭曰臣緣
國威靈得雪怨恥本心徇私非是為國所加官
賞終不敢當帝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卒
於齊州刺史

弟頌字景文年數歲而江陵亡同諸兄入關少
好游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為其兄顯所責怒於
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

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徧
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為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
話年三十周武帝引為露門學士每有議決多
頰所為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徧記異
書以博物稱又曉兵法益有從橫之志每歎不
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
令於國子講授會帝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
講孝經頰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帝
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
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
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頰陰勸
諒繕甲兵及文帝崩諒遂舉兵反多頰之計也
頰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高澤將戰頰
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旣
而兵敗頰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
免謂其子曰吾之計謀不減楊素但為言不見
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禽執以成豎子之名也
吾死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

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為所禽楊素求頰屍得之斬首梟於太原所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二十卷竝因兵亂無復存焉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也祖玄父剛竝以至孝知名慶美容止性辯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赴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表其門閭賜帛及綿粟各有差隋文帝受禪屢加褒賞擢授

儀同三司板平陽太守卒於家文帝受禪素田翼不知何許人也養母以孝聞其後母卧疾歲餘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隋開皇中母患暴痢翼謂中毒藥遂親嘗穢惡母終翼一慟而絕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厚共葬之

其妻及及士勳各身樹墓於其鄉閭里字

紐因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鳥棲上

因舉聲哭鳥即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
擢授甘棠令隋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孝友
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
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
槐復榮隋文帝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
號其居為累德里

其門閭

翟普林楚丘人也事親以孝聞州郡辟皆不就
躬耕色養鄉閭謂為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
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
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唯
著單練而已家有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
犬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二鵲巢其廬前栢樹入
廬馴狎無所驚懼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
陽令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
傭賃為養其母患秋容貌毀悴鬢鬢盡改母終
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
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隋大業初調狐皮郡
縣大獵有一兔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
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
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降使勞問而表
其門閭後羣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
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衆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十家多以豪侈相尚
唯孝肅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小宗黨間每
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短者無不引咎而退
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畫工圖
其形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養母至孝
數十年家人未見其忿恚色母老疾孝肅親易
燥濕憂悴數年見者莫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
飲水盛冬單練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
土成墳廬于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終

身其弟德備終子處默又廬於墓側奕世稱孝
 焉水益冬單寒避寒骨立卧父母父母墓者貧
 論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孝
 始愛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
 焉若上智稟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
 成名其美一也長孫慮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
 教之資或出茆簷之下非獎勸所得竝因心乘
 理不踰禮教感通所致貫之神明乃有負土成
 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
 矣

列傳第七十二

北史八十四

萬曆二十二年刊

北史列傳卷之七

北史八十四

列傳第七十三

節義

北史八十五

于什門

段進

石文德

汲固

王玄威

婁提

劉渴侯

朱長生

馬八龍

文門愛

晁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榮世

胡小彪

孫道登

李几

張安祖

王閻

郭琰

沓龍超

乙速孤佛保

李崇

杜叔毗

劉弘

游元

張須陁

楊善會

盧楚

劉子翊

堯君素

陳孝意

張季珣

杜松贊

郭世雋

郎方貴

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士之成名在斯二者故古人以天下為大方身則輕生為重矣比義則輕然則死有重於太山貴其理全也生有輕於鴻毛重其義全也故生無再得死不可追而仁道不遠則殺身以徇義重於生則捐軀而踐龍逢殞命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蒯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漢之紀信樂布晉

之向雄嵇紹竝不憚於危亡以蹈忠貞之節雖
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墜然視彼苟免之
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
幾焉然至臨難忘身見危授命雖斯文不墜而
行之蓋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茲乎非夫內懷
鐵石之心外負陵霜之節孰能行之若命赴蹈
如歸者乎自魏訖隋年餘二百若迺歲寒見松
栢疾風知勁草千載之後懍懍猶生豈獨聞彼
伯夷懦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魏書

序于什門段進石文德汲固王玄威婁提劉渴
侯朱長生馬八龍文門愛晁清劉侯仁石祖興
邵洪哲王榮世胡小彪孫道登李几張安祖王
閻以為節義傳今又檢得郭琰沓龍超乙速孤
佛保及周書孝節傳李棠杜叔毗附之又案齊
書不立此篇而隋書序劉弘皇誕游元馮慈明
張須陁楊善會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劉子翊堯
君素為誠節傳今馮慈明獨孤盛元文都各附
其家傳其餘竝附此篇又檢取隋書孝義傳郎

方貴郭世雋亦附之以備節義傳云
于什門代人也魏明元時為謁者使喻馮跋及
至和龍住外不入使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
馮主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
拜跋令人按其項什門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
賓主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然
初不撓屈既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羣衆中回身
背跋披袴後襠以辱之既而拘留隨身衣裳敗
壞略盡蟣虱被體跋遺以衣服拒而不受歷二

十四年後馬弘上表稱一乃送什門歸拜書侍
御史太武下詔褒美比之蘇武賜羊千口帛千
匹進為上大夫策告宗廟班示天下曰自古
段進不知何許人也太武初為白道守將蠕蠕
大檀入塞圍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為賊
殺帝愍之追贈安北將軍賜爵顯美侯謚曰莊
石文德中山蒲陰人也有行義真君初縣令黃
宣在任喪亡宣單貧無柁親文德祖父苗以家
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又

北史列傳卷之十三
五
衰經斂附率禮無闕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
官者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閨門雍睦又梁州上
言天水白石縣人趙令安孟蘭強等四世同居
行著州里詔竝標榜門閭

汲固東郡梁城人也為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
事被收吏人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
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
豈殊遂便潛還不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抱憲
歸藏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母以婢兒授

之事尋泄固乃攜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為固
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為郎婆後高祐為
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為主簿

王玄威恒農北陝人也獻文崩玄威立草廬於
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踊無時刺史苟頹以事
表聞詔令問狀云先帝澤被蒼生玄威不勝悲
慕戀心如此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
為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
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

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婁提代人也獻文時為內三郎獻文暴崩提謂人曰聖主昇遐安用活為遂引佩刀自刺幾死文明太后詔賜帛二百匹時有敕勒部人蛭拔寅兄地于坐盜食官馬依制命死拔寅自誣已殺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爭死辭不能定孝文詔原之

州後軍以力死戰衆寡不敵遂食瞋目大罵終不降屈為賊所殺孝文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斛有嚴季者亦為軍校尉與渴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降屈後得逃還除立節將軍賜五等男

朱長生于提者並代人也孝文時長生為負外散騎常侍與提俱使高車既至高車王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拒之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寶器奉之至羅所受獻長生日

北史列傳卷之三
為臣內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
呼出帳命衆中拜阿伏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
帳中何不教我拜而辱我於大眾奪長生等獻
物內之叢石兵脅之曰為我臣則活不降則殺
汝長生與于提瞋目厲聲責之曰我為鬼不為
汝臣阿伏至羅大怒絕其飲食從者三十人皆
求阿伏至羅乃給以肉酪長生與提又不從乃
各分徙之三歲乃放還孝文以長生等守節遠
同蘇武拜長生河內太守提隴西太守並賜爵
五等男從者皆為令長

馬八龍武邑武強人也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
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即奔赴負屍而歸以
家財殯葬為制總麻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
表列詔表門閭
文門愛汲郡山陽人也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
謹聞伯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
六年哀毀骨立鄉人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晁清遼東人也祖暉濟州刺史潁川公清襲祖

上卷傳卷之三
八
爵例降為伯為梁城戍將梁師攻圍糧盡城陷
清抗節不屈為賊所殺宣武襄美贈樂陵太守
謚曰忠子榮賓襲

劉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
據城南叛悅息肫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
嚴其捶撻侯仁終無漏泄肫遂免禍事寧有司
奏其操行請免府籍叙一小縣詔可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真
等喪亡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

郡表列孝文嘉之賜爵二級為上造後拜寧陵
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謚以獎
來者靈太后令如所奏有司謚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自駒城
歸款以除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
道榮非勲道榮坐除名羈旅孤貧不能自理洪
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歷
寒暑不憚劬勞道榮卒得復雪又北鎮反亂道
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來相

迎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省申聞詔下
州郡標其里閭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也為三城戍主方城縣子
梁師攻圍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
妾及賊陷城與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
明帝下詔褒美忠節進榮世爵為伯贈齊州刺

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胡小彪河南河陰人也少有武氣正光末為統
軍於晉壽孝昌中梁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

史邴蚪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劔文熾圍之蚪命

小彪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襲小彪

珍寶竝禽之文熾攻小劔未陷乃將珍寶至城

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強盛北救不來豈若歸款

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彪與和安

交言小彪乃慷慨謂安曰我柵不防為賊所虜

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傳梁州

遣將已至賊以刀歐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

無不歎其壯節哀其死亡賊尋奔敗禽其次將

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臺魏子建壯其
氣槩啓以世澄購其屍柩乃獲骸骨歸葬之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也永安初為梁將韋休等
所虜面縛臨刃巡遠村塢令其招降鄉曲道登
厲聲唱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又
荊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
曉喻為賊將所獲執女等巡城令其改辭女等
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剗其腹然後
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等

子爵聽子弟承襲遣使詣所在弔祭

季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
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
作役卑幼競集鄉里嗟美標其門閭
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
曾為河陽令家貧且赴尚書求選逢天寒甚遂
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屍門巷棺殮無託安祖
悲哭盡禮買木為棺手自營作殮殯周給朝野
嘉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王閭北海密人也數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劉業興四世同居魯郡蓋雋六世同居並共財產家門雍睦鄉里敬異有司申奏皆標門閭郭琰字神寶京槃人也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孝武帝之居藩邸琰以通俠被知及即位封新豐縣公除洛州刺史孝武西入改封馮翊郡公授行臺尚書潼關大都督大統中齊神武遣大都督竇泰襲恒農時琰為行臺衆少戰敗乃奔洛州至刺史泉企城守力窮城將陷乃仰天哭曰

天乎天乎何由縱此長蛇而不助順也言發涕流不能自止兵士見之咸自厲憤竟為東魏將高敖曹所禽復謂敖曹曰天子之臣乃為賊所執敖曹素聞其名義不殺之送於并州見齊神武言色不屈見害

沓龍超晉壽人也性尚義俠少為鄉里所重永熙中梁將樊文熾來寇益州刺史傅和孤城固守龍超每出戰輒破之時攻圍既久糧矢方盡刺史遣龍超夜出請援於漢中遂為文熾所得

許以封爵。許曰：「外無援軍，宜早降。」乃置龍超於攻樓上。龍超乃告刺史曰：「援軍數萬近在。」大寒，文熾大怒，火多殺之，至死辭氣不撓。大統二年，詔贈龍驤將軍、巴州刺史。乙速孤佛保，北秀容胡酋也。少驍武，善射。孝武帝時，為直閭將軍，從入關，封蒲子縣公，并賜弓矢。大統初，梁將蘭欽來寇，遂陷漢中。佛保時為都督，統兵力戰，知將敗，乃先城未陷，仰天大哭曰：「此馬吾常所乘，此弓矢天恩賜我，豈可令賊得吾弓馬乎？」遂斬馬及弓，自刎而死。三軍莫不壯之。黃門郎趙僧慶時使漢中，聞乃收運其屍，致長安。天子歎感，詔著作錄之。

李崇字長卿，勃海蓆人也。祖伯貴，魏宣武時官至魯郡守，有孝行。居父喪，戚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嘉之，贈勃海相。父元貞，負外散騎侍郎。崇幼孤，好學，有志操。高仲密為北豫州刺史，請崇為椽。仲密將圖西附，時東魏又遣鎮城奚壽興典兵事。仲密遂與崇謀殺壽興，率其眾據城遣

棠詣關中歸款周文嘉之封廣宗縣公位給事
黃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
從魏安公尉遲迥伐蜀棠乃應募喻之既入成
都蕭撫問迥軍中委曲棠不對撫乃苦辱之棠
曰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義不為爾移志也遂
害之子敬嗣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
父漸梁邊城太守叔毗早歲而孤事母以孝聞
仕梁為宜豐侯蕭脩府中直兵參軍周文令大

將軍逵奚武圍脩於南鄭脩令叔毗詣闕請和
周文見而禮之使未及還而脩中直兵曹榮參
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為脩中記
室參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軍
各領部曲榮等忌之懼不同已遂誣以謀叛擅
加害焉尋討榮等禽之城降榮至長安叔毗朝
夕號泣具申寃狀朝議以事在歸附之前不可
追罪叔毗志在復讎然恐坐及其母母曰汝兄
橫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榮朝死吾以夕歿亦

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後遂白日手
刃榮於京城斷首剝腹解其支體然後面縛請
就戮焉周文嘉其志氣特命舍之遭母憂哀毀
骨立殆不勝喪服闋晉公譙辟為中外府樂曹
參軍累遷陝州刺史後從德公直南討軍敗
為陳人所禽陳人將降之叔毗辭色不撓遂被
害子廉卿

劉弘字仲遠彭城叢亭里人也少好學有羈檢
重節槩仕齊位西楚州刺史齊亡周武帝以為

本郡太守及隋文帝平陳以行軍長史從總管
吐萬緒度江加上儀同封濩澤縣公拜泉州刺
史會高智慧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糧盡煮犀甲
腰帶及剝樹皮食之一無離叛賊欲降之弘抗
節彌厲城陷為賊所害文帝聞而嘉歎者久之
賜物二千段子長信襲其官爵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也父寶藏位至郡守
元少聰敏仕周歷壽春令譙周司馬俱有能名
開皇中為殿內侍御史煬帝嗣位遷尚書度支

郎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為蓋牟道監軍拜
朝請大夫兼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
令元主其獄述時貴倖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
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案述逾急仍以屬請
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後奉使黎陽
督運楊玄感作逆告以情元引正義責之遂見
困竟不屈節見害帝甚嘉之贈銀青光祿大夫
拜其子仁宗為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張須陁弘農閿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略弱冠從

史萬歲討西爨以功授儀同後從楊素擊平漢
王諒加開府大業中為齊郡贊務會興遼東之
役歲饑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敕
須陁曰如待報至當委溝壑吾若以此獲罪死
無所恨先開倉而後狀帝嘉而不責天下既承
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陁獨勇決善戰又長撫馭
得士卒心號為名將時賊帥王薄北連豆子航
賊孫宣雅石祗闍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
須陁大破之露布以聞帝大悅優詔褒揚令使

者圖畫其形容奏之其年賊裴長才石子河等奄至城下須陁與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圍北海須陁倍道而進大敗之司隸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左孝友屯蹲狗山須陁列入營以逼之孝友窘迫面縛來降其黨解象王良鄭大彪李腕等衆各萬騎須陁悉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衆十餘萬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陁邀擊殺

數千人賊呂明星師仁秦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擾濟北須陁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遂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密先伏數千人邀擊之須陁敗被圍潰輒出左右不能盡出復入救之往來數四衆皆敗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帝令其子元備摠父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父位毗陵太守善會大業中為郿令以清正聞賊而百姓聚起為盜善會討之往皆剋捷後賊帥張金稱屯于縣界善會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後進止一以謀之乃大剋金稱復引勃海賊孫宣雅高士雅等破黎陽而還善會邀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于時山東郡縣陷沒相繼能抗賊者唯善會而已前後七百餘陣未嘗負敗會太僕

楊義臣討金稱見敗取善會定策與金稱戰賊乃退走善會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甲稍弓劍進拜清河通守後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宮帝下詔褒揚之後為實建德所陷建德釋而禮之用為貝州刺史善會肆罵臨之以兵辭氣不撓乃害之清河士庶莫不傷痛心焚為內史令去爾其將軍尚書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椽楚少有才學性鯁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為尚書左

司郎當朝正色甚為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
都官寮多不奉法楚每有糾舉無所回避越王
侗稱尊號以楚為內史令左備身將軍尚書左
丞右光祿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同心戮
力以輔侗及王世充作亂兵犯太陽門武衛將
軍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曰僕與元
公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
世充入楚匿太官署執之世充奮袂令斬於是
鋒刃交下支體糜碎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遍齊徐州司馬子
翊少好學頗解屬文性剛蹇有吏幹開皇中為
秦州司法參軍因入考楊素奏為侍御史時素
寧縣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
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為無撫育之
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同母也言
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暮服者自以本生非亦親
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

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為人後者其父母並解室
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
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如
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
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
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
甚謬且後人者為其父母暮未有變隔以親繼
親既等故心喪不得有殊服問云母出則為繼
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而遠之繼母配

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為伋也妻是為白也母
不為伋也妻是不為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
以父親所以聖人教之以孝惡弘之以名義是
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母以義報等之已生
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則有淺深者考之
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
者至此後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
沙人王恣漢末為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絕
恣在內國更娶生子昌恣死後為東平相始知

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于時議者不以為非然則繼之與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為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為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杖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諭彼之情稱情者如母之情

杖義者為子之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以姆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已來則慈母如母何待父令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已養已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菴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因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法若使輕

重不等何得為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
枉法論者即同真法律以弊刑禮以設教准者
准擬之名以者即真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
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
伐柯何遠之有論云取子為後者將以供承祧
廟奉養已自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
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毋稱若
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也
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後君乎已去其位非

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
言其已見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
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別舊者易新
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云
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
焉若其父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今
炫敢違禮垂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
本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徇飾非於明世強
媒蘖於禮經雖欲揚己露才不覺言之傷理事

奏竟從子翊之議歷新豐令大理正並有能名擢授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為之辯析多出衆人意表從幸江東屬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因侍切諫由是忤旨令子翊為丹陽留守尋遣於上江督運為賊吳棊子所虜子翊說之因以衆降復遣首領賊渡江遇煬帝被殺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請以為主不從因執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崩子翊乃易其言於是見害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煬帝為晉王時君素為左右帝嗣位累遷鷹揚郎將大業末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師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署君素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霑襟因說君素早降以取富貴君素以名義責之曰公縱不能遠慙主上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

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為木鷲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公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乃承制拜君素為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之監門直閤龐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為陳利害朝廷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曰隋室已亡何苦取禍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

君素亦知事必不濟每一言及隋國未嘗不歔歔嘗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足知天下之事必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後頗得江都傾覆消息又糧盡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為左右所害

陳孝意張季珣杜松贊竝以誠節顯孝意河東人大業初為魯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為廉平太

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為納言奏孝意為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為孝感尋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時長吏多賊污孝意清節彌厲發姦摘伏動若有神吏人稱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作亂前郡丞楊長仁鴈門令王確等謀應

賊孝意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俄而武周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剋捷但孤城無援而孝意誓以必死亦知帝必不反每旦夕向詔敕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糧盡為校尉張世倫所殺以歸武周

張季珣京兆人父祥少為隋文帝所知引為丞相參軍累遷并州司馬及漢王諒反遣其將劉建攻之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西有王母廟登城望之再拜號泣曰百姓何罪致

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
雨降而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援軍
至賊退以功授開府後卒於都水監季珣少慷
慨有志節大業末為鷹揚郎將所居據箕山為
固與洛口接及李密陷倉城遣兵呼之季珣大
罵密怒攻之連年不能剋經三年資用盡無薪
徹屋而爨人皆穴處季珣撫之一無離叛後士
卒饑羸為密所陷季珣坐聽事顏色自若密遣
兵禽送之羣賊曳令拜密季珣曰吾雖敗軍將

猶是天子爪牙臣何容拜賊密壯而釋之翟讓
從求金不得殺之其弟仲琰為上洛令及義兵
起城守部下殺之以歸義仲琰弟幼琮為千牛
左右字文化及亂遇害季珣世忠烈兄弟俱死
國難論者賢之

杜松贊北海人也性剛烈重名義為石門府隊
正大業末楊厚來攻北海縣松贊覘賊被執使
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歸降松贊偽許之既
至城下大呼曰我邂逅被執非力屈也官軍大

來賊旦暮禽翦賊以刀築其口引之去松贊罵
厚曰老賊何敢辱賢良言未卒賊斷其胷城中
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卒完優贈
朝請大夫本郡通守
郭世雋字弘又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世
同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為義感之應
州縣上其事隋文帝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家
勞問尚書侍御史柳彧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
王諒為并州摠管聞而嘉歎賜其兄弟二十餘

人衣各一襲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
居隋開皇中方貴常於淮水津所寄渡舟人怒
之搥方貴臂折至家雙貴問知之恚恨遂向津
毆殺船人津者執送之縣以方貴為首當死雙
貴從坐當流兄弟爭為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
州兄弟各引死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死州
以狀聞上聞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
段後為州主簿

論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唯義有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已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標共竹柏而俱茂竝蹈履之所致身沒名立豈徒然也

北史八十三
北史八十三

列傳第七十四

循吏

北史八十六

張鷹

路邕

閻慶胤

明亮

杜纂

竇瑗

蘇淑

張華原

孟業

蘇瓊

路去病

梁彥光

樊叔略

公孫景茂

辛公義

柳儉

郭絢

敬肅

劉曠

王伽

魏德深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姦禮教以防其欲雖為政以德理寔殊途百慮一致在斯而已書云知人則哲又云無曠庶官言非其人為空官也叡哲之后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嗜欲所召影響從之故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蓋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御之人焉自罷侯置守歷年永

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爲用庇人調俗但廉平常迹聲有難高適時應務招響必速是故搏擊爲侯起不旋踵懦弱貽咎錄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爲吏與世沉浮叔季澆漓姦巧多緒居官莅職道各不同故往籍述其賢能以彰懲勸之道案魏立良吏傳有張恂鹿生張膺宋世景路邕閻慶胤明亮杜纂裴他竇瑗羊敦蘇淑齊立循吏傳有張華原宋世良郎基孟業崔伯謙蘇瓊房豹路去病周書不立

此篇隋循吏傳有梁彥光樊叔略趙軌房恭懿公孫景茂辛公義柳儉劉曠王伽魏德深其張恂鹿生宋世景裴他羊敦宋世良郎基崔伯謙房豹趙軌房恭懿各附其家傳其餘皆依時代編輯以備循吏篇云宋景平曰類山貧窶人鮮張膺不知何許人也延興中爲魯郡太守履行貞素妻女樵採以自供孝文深嘉之遷京兆太守清白著稱得吏人之忻心焉一具辭選南青路邕陽平人也宣武時除東魏郡太守蒞政清

勤經年儉日出家粟賑賜貧窘靈太后下詔褒美賜龍厩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稍遷南青州刺史卒

閻慶胤不知何許人也為東秦州敷城太守頻年飢儉慶胤歲常以家粟千石賑恤貧窮人賴以濟部人陽寶龍一千餘人申頌美政有司以聞靈太后卒無褒賞

明亮字文德平原高昌人也有識幹歷員外常侍延昌中宣武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

軍亮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帝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卿獨欲垂衆妄相清濁所請未可亮曰今江左未賓書軌宜一方為陛下投命前驅拓定吳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賤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輕因請改授平遠將軍帝曰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遠乎亮乃陳謝而退除陽平太守清白愛人甚有惠政轉汲郡太守為政如前

舉宣遠近卒二郡人吏迄今追思之

杜纂字榮孫常山九門人也少以清苦自立時縣令齊羅喪亡無親屬收殮纂以私財殯葬由是郡縣標其門閭後居父喪盡禮郡舉孝廉稍除積弩將軍從征新野及南陽平以功賜爵并陘男賞帛五百匹數日之中散之知友時人稱之歷武都漢陽二郡太守竝以清白爲名明帝初拜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老問人疾苦至有對之泣涕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

帛幢者加以罪譴弔死問生甚有恩紀除東益州刺史無御邊威略群氏反叛以失人和徵還遷太中大夫正光末清河人房通等三百人頌纂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孝昌中爲葛榮圍逼以郡降榮以爲常山太守榮滅卒於家纂所歷任好行小惠蔬食弊衣多涉誣矯而輕財潔已終無受納爲百姓所思號爲良守天平中贈定州刺史

竇瑗字世珍遼西陽洛人也自言本出扶風平

陵漢大將軍武曾孫崇爲遼西太守遂家焉曾祖堪慕容氏漁陽太守祖表馮弘成周太守入魏父罔舉秀才早卒普泰初瑗啓以身階級爲父請贈詔贈平州刺史瑗年十七便荷帙從師遊學十載始爲御史後兼太常博士拜太原王尒朱榮官榮留爲北道大行臺左丞以拜榮官賞新昌男從榮東平葛榮封容城縣伯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尒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

爲主南赴洛陽至東郭外世隆等遣瑗奏廢之瑗執鞭獨入禁內奏願行堯舜事曄遂禪廣陵由是除給事黃門侍郎孝武帝時爲廷尉卿及釋奠開講瑗與溫子昇魏季景李業興竝爲擢句天平中除廣宗太守政有清白之稱廣宗人情凶戾累政咸見告訟唯瑗一人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聲譽甚美爲吏人所懷及齊神武班書州郡稱瑗政績以爲勸勵後授平州刺史在州政如臨郡又爲神武丞相府右長史瑗無軍

府斷割才不甚稱職又行晉州事及還鄴上表
曰臣伏讀麟趾新制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
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三反覆之未得其門
何者按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
子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
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
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今母
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
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已之天

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
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鄙
臣所以致惑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
斯條用爲訓誡恐千載之下談者誼譁以明明
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詔
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母殺其父子復
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
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
布有司謂不宜改瑗復難云局判云母由告死

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同天下可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事雖停寢除大宗正卿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推正甚見讎疾官雖通顯貧窘如初清尚之操爲時所重領本州大中正兼廷尉卿卒官贈太僕卿濟州刺史謚曰明

史謚曰明

子之曰母恩明顯以母不告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也兄壽興坐事爲閹官後

拜河間太守賜爵晉陽男及壽興將卒遂冒養淑爲子淑熙平中襲其爵後除樂陵內史在郡綏撫甚有人譽後謝病乞解有詔聽之吏人老幼訴乞淑者甚衆後歷滎陽中山二郡太守卒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爲吏人所思當時稱爲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衛大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謚曰懿齊神武追美清操與羊敦同見優賞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初爲

齊神武驃騎府法曹參軍賜爵新城伯累遷大丞相府屬深被親待每號令三軍恒令宣諭意旨尋除散騎常侍周文始據雍州神武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謂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殞首而已不敢聞命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尋悔遣追不及神武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後除相府右長史遷驃騎大將軍特進進爵爲公仍徙封新安後爲兗州刺史華原有幹

略達政體至州乃廣布耳目以威禁境內大賊及隣州亡命三百餘人皆詣華原歸款咸撫以恩信放歸田里於是人懷感附寇盜寢息州獄先有繫囚千餘人華原科簡輕重隨事決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各給假五日曰期盡速還也囚等曰有君如是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爲暴自華原臨政州東北七十里甌山中忽有六駃食猛獸咸以爲化感所致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爲樹碑立

祠四時祭焉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子宰均嗣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也家本寒微少爲州
吏性廉謹同僚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四匹與業
拒而不受行臺郎中郭秀相禮接方欲薦之會
秀卒魏彭城王韶齊神武之壻也拜定州刺史
除業爲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
居其內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人爲中
書令臨路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
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

令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
與直願君自勉業唯有一馬瘦死韶以業貧令
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相酬償業固辭不
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爲典籤州
中要職諸人欲相賄贍止患無方便耳今喚食
肉恐致聚斂有損聲名所以仰違明教後未旬
日韶左右王四德董惟金竝以馬死託肉爲長
史裴英密啓神武有書與韶大致謂讓業尋被
譖出外行縣事後神武書責韶云典籤姓孟者

極能用心何乃令出外也及韶代下業亦隨還
贈送一無所受仁之後爲西交州臨別謂吏部
郎中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孟業銓舉之次不
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使劉西
充如此欽歎業荅曰唯知自修也韶爲并州刺
史業復爲典籤仍兼長史齊天保初清河王岳
拜司州牧召爲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
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決處謂曰卿斷
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補河間王國郎中

令清貧自守未嘗有失文宣謂侍中裴英起曰
卿識河間王郎中孟業不一昨見其國司文案
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其
人清忠正直世所希有帝曰如公言者比來便
是大屈除中書舍人文宣初唯得姓名及因奏
事見其羸老又質性敦朴無升降之容加之平
緩寡於方便有一道士由吾道榮以術藝被迎
將入內業爲通名忽於衆中抗聲奏云由吾道
士不食五穀帝命推而下之又令點檢百官敷

奏失所帝遣人以馬鞭擊業頭至于流血然亦體其衰老非力所堪皇建二年累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其年夏五官張凝因出使得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者合郡咸以政化所感因即申上至秋復有東燕縣人班映祖送嘉禾一莖九穗河清三年勅人間養驢催買甚切業曰吾既為人父母豈可坐看此急令宜權出庫錢貸人取辦後日有罪吾自當之後為憲司所劾被攝之日郡人皆泣而隨之迭相

弔慰送業度關者有數百人至黎陽郡西方得辭決攀援號哭悲動行路詣關訴冤者非一人敕乃放還郡中父老扣河迎接武成親戎自洛還鄴道由東郡業具牛酒率人吏拜謁路旁自稱糞土臣孟業伏惟聖駕親行有征無戰謹上微禮便與人吏俱唱萬歲導引前入帝大嘉之後除廣平太守年既老理政不如在東郡時武平九年為太中大夫加衛將軍尋卒業志守質素不尚浮華為子結婚為朝肺腑吒羅氏其子

以蔭得爲平原王段孝先想府行參軍乃令作
今世服飾綺襦紈袴吒羅家又恃姻婭炫曜矜
誇業知而不禁素望頗貶不似五東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也父備仕魏至衛尉
少卿瓊幼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
芝戲問曰卿欲官否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
芝異其對署爲府長流參軍齊文襄以儀同開
府引爲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并州嘗有強盜長
流參軍張龍推其事所疑賊徒竝已袴伏失物

家竝識認唯不獲盜賊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
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賊驗文襄大笑
語前妄引賊者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
枉死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姦盜止
息或外境姦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
陵縣人魏雙成住處與畿內武城交錯失牛疑
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
而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
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

云但存府君其隣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大富爲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祆賊劉黑苟構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隣邑於此伏其德績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即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爲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爲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雖爲

債數來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責券郡人趙頴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頴恃年老苦請遂便爲留乃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割人聞受趙頴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頴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

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
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
年春摠集大儒衛覬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
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爲學生屋
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哀禮又蠶月
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竝立明式
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吏長恒無十杖稽失
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
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郡中有粟

家自從貸粟悉以給付飢者州計戶徵租復欲
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訟飢餒恐罪累府君
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
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
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遂無一人經州前
後四表列爲尤最遭憂解職故人贈遺一無所
受尋起爲司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書辛術
曰既直且正名以定體不慮不申初瓊任清河
太守裴獻伯爲濟州刺史獻伯酷於用法瓊恩

於養人房延祐爲樂陵郡過濟州裴問其外聲
延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惡裴云得人譽者非
至公荅云若爾黃霸龔遂君之罪人也後有敕
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爲瓊陷瓊申其枉滯
議者尚其公平畢義雲爲御史中丞以猛暴任
職理官忌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得情雪者
甚衆寺署臺案始自於瓊遷三公郎中趙州及
清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檢事
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

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
冤枉不放反逆昂大慙京師爲之語曰斷決無
疑蘇珍之皇建中賜爵安定縣男徐州行臺左
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
百軀有司徵檢四鄰防宿及踪跡所疑逮繫數
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訴不爲推賊瓊遣僧
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
及贓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款引道俗歎
伏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輒度淮南歲儉啓聽

淮北取糴後淮北人飢復請通糴淮南遂得商
估往還彼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爲大
理卿而齊亡仕周爲博陵太守隋開皇初卒
路去病陽平人也風神踈朗儀表瓌異齊河清
初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以正直知名
敕用士人爲縣宰以去病爲定州饒陽縣令去
病明閑時務性頗嚴毅人不敢欺然至廉平爲
吏人歎服武平四年爲成安縣令都下有鄴臨
漳成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爲重以政亂時

艱綱紀不立近臣內戚請屬百端去病消息事
宜以理抗荅勢要之徒雖厮養小人莫不憚其
風格亦不至嫌恨自遷鄴以還三縣令政術去
病獨爲稱首周武平齊重其能官與濟陰郡守
公孫景茂二人不被替代發詔褒揚去病後以
尉遲迴事隋大業初卒於冀氏縣令
梁彥光字修芝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秦華二
州刺史父顯周荊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
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

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
得彥光憂悴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
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
爲至孝所感魏大統末入學略涉經史有規檢
造次必以禮解褐祕書郎周受禪遷舍人上士
武帝時累遷小馭下大夫母憂去職毀瘠過禮
未幾起令視事帝見其毀甚嗟嘆久之後爲御
正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宣
帝即位拜華州刺史進封華陽郡公以陽城公

轉封一子後拜柱國青州刺史屬帝崩不之官
隋文帝受禪以爲岐州刺史兼領宮監甚有惠
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上嘉其能下詔褒美賜
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以厲清正後轉
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
合境大安奏課連最爲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
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爲之作歌稱其不
能理政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
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錫臣自

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采請
復爲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
復爲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來莫不嗤
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
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
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
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
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
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

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
坐廊下有好諍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
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
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剋勵風俗大改有滏
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
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
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
若無容者彥光訓喻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
善士吏人感悅略無諍訟卒官贈冀定瀛青四

州刺史謚曰襄子文謙嗣弘雅有父風以上柱
國世子例授儀同歷上饒二州刺史遷鄱陽太
守稱爲天下之最徵拜戶部侍郎遼東之後領
武賁郎將爲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作亂其弟
武賁郎將玄縱先隸文謙玄感反問未至而玄
縱逃走文謙不之覺坐是配防桂林而卒少子
文讓初封陽城縣公後爲鷹揚郎將從衛玄擊
楊玄感於東都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觀仕魏爲南兗州刺史河

陽侯爲高氏所誅叔略被腐刑給使殿省身長
九尺有志氣頗見忌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文
器之引置左右授都督襲爵爲侯大冢宰宇文
護執政引爲中尉漸被委信兼督內外位開府
儀同三司護誅齊王憲引爲園苑監數進兵謀
憲甚竒之從武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封清鄉
縣公拜汴州刺史號爲明決宣帝營建東都以
叔略有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略所定
尉遲迥之亂鎮大梁以軍功拜大將軍復爲汴

州刺史隋文帝受禪加位上大將軍進爵安定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稱遷相州刺史政爲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以粟帛班示天下百姓爲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德自爲司農凡所種植叔略別有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叔略輒爲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心獨見闇與理合甚爲上所親委高頴楊素禮遇之叔略雖爲司農往

往參督九卿事性頗豪侈每食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至洛陽上令錄囚徒將奏晨至獄門於馬上暴卒上嗟悼久之贈亳州刺史謚

曰襄

景茂再拜曰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

好學博涉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人稱爲書庫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以母憂去職開皇初召拜汝南

太守郡廢爲曹州司馬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
德化大行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病者景茂減
俸祿爲饘粥湯藥多方振濟之賴全活者千數
上聞嘉之詔宣示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
謁見時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哀其老嗟
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
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下詔褒美之加上儀同
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
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

買牛犢鷄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
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
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
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女相
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
致仕上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使河
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
刺史賜以馬輦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
論者稱爲良牧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謚曰康

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
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
慶青州刺史公義早孤爲母氏所養親授書傳
周天和中選良家子任太學生武帝時召入露
門學令受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上
數嗟異時革慕之建德初授宣納中士從平齊
累遷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隋文帝作相授內史
上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攝內史

舍人賜爵安陽縣男轉駕部侍郎使勾檢諸馬
牧所獲十餘萬匹上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罄心
從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
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
絕由是病者多歿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
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輦來安置聽
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聽廊悉滿公義親
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
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差

方召其親戚而喻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著前
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
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復瘥汝等勿復信之諸病
家子孫慙謝而去後人有遇疾者爭就使君其
家親屬固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
內呼爲慈母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
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
大聽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一人
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聽事

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
也荅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
圜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
欵服後有欲諍訟者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
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
霖雨自陳汝至于滄海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獨
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煎就
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仁壽元
年追充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

官寮犯法未入州境豫令使屬之公義荅曰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陳銜之及煬帝卽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爲黃門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寃相繼不絕後數歲帝悟除內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爲司隸大夫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城郡卒子融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瑱魏司州大中正相華二州刺史父裕周聞喜令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爲州里所敬雖至親昵無敢狎侮仕周

歷宣納上士畿伯大夫及隋文帝受禪擢拜水部侍郎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爲廣漢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廢時帝勵精思政妙簡良能出爲牧宰儉以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決遣之佐吏從容而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人夷悅服蜀王秀之得罪也儉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嘆伏焉煬帝嗣位徵之于時多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竝帶戎資

唯儉起自良吏帝嘉其績特授朝散大夫拜弘
化太守儉清節愈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
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
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
涿郡贊務郭絢潁川贊務敬肅等二人對帝賜
儉帛二百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
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及大業末盜賊蜂
起數被攻逼儉撫結人夷卒無離叛竟以保全
及義兵至長安尊立恭帝儉與留守李粲編素

於州南向慟哭旣而歸京師相國賜儉物三百
段就拜上大將軍歲餘卒於家時年八十九郭
絢河東安邑人家世寒微初爲尚書令史後以
軍功拜儀同歷數州司馬長史皆有能名大業
初刑部尚書宇文弼巡省河北引絢爲副煬帝
將有事遼東以涿郡爲衝要訪可任者聞絢有
幹局拜涿郡贊務吏人悅服數載遷爲通守兼
領留守及山東盜起絢逐捕之多所尅獲時諸
郡無復完者唯涿郡獨全後將兵擊竇建德於

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月不息敬肅字敬儉河東蒲坂人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開皇初為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幽州長史仁壽中為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贊務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為天下郡官之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州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

述銜之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年老有能名將擢為太守者數矣輒為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無餘財歲餘終于家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為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為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

諍訟絕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
無少長號泣公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爲臨潁
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頴言
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卿
能獨異於衆良足美也顧謂侍臣曰若不殊獎
何以勸人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爲齊州參軍初無
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
師時制流人竝枷鎖傳送次滎陽憫其辛苦悉

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
絏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愧於心哉
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苦辛
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摠集能不違期不
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枷停援卒與
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
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
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
令携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

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竝識是非若
臨以至誠明加訓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
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
懷奸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理朕受命
上天安養萬姓思導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
意本如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
自赴憲司明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良是官人不
加示曉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
儔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

爲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冲仕周爲刑部大夫建
州刺史因家弘農父毗鬱林令德深初爲隋文
帝挽郎後歷馮翊郡書佐武陽郡司戶書佐以
能遷貴鄉長爲政清靜不嚴而肅會興遼東之
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于時王綱弛
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人不堪命唯德深一縣
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于
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

萬曆二十五年
七史外傳卷七十四
二十九
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
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如此者數矣
其隣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
喧囂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脩營
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
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為諸
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聞之相與言及
其事皆歔歔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
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

如見其父母有猾人負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
寶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
自德深至縣君實屏處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
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險詣闕請
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
鄉文書為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
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
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衆庶合境悲泣因從而
居住者數百家寶藏深害其能會越王侗徵兵

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為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以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

論曰為政之道寬猛相濟猶寒暑迭代俱成歲

功者也然存夫簡久必藉寬平大則致鼓腹之歡小則有息肩之惠故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張膺等皆有寬仁之心至誠待物化行所屬愛結人心故得所去見思所居而化詩所謂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然哉

癸巳三月十四日校列傳卷七十四正三十一

字

夢禎識

字

夢齡

癸巳三月十四日

謝辭

且樂其書

謝辭

謝辭

謝辭

